

## 第一幕

你叫茅人杰，是黎国大将军茅英之子。

### 【少年将军的故事】

你在七岁时被选为太子伴读。太子程毓（chéng yù）是个外冷内热的人，长在腌臢的宫廷中，却是品性高洁至诚至真之人。

太子生母不详，但因是端帝唯一的子嗣，所以一早被册立为太子。满朝文武没人敢反对，因端帝不立后、不封妃，只埋头朝政而受到黎国万民的爱戴。似乎是为了回馈民情，神镜显灵钦定了相府二小姐贺绮（qǐ）阳为黎国皇后。

### 【端帝五年】

元月十五，立后大典。

午宴间隙，我在御花园教太子我新创的茅氏十八式时，听到假山后传来宫女说话声。听她们的语气，似乎格外兴奋。

我好奇心起，拉着太子去听她们的谈话。

“诶听说了嘛，神镜还暗示说未来帝王出自贺氏……”

“那是说，新皇后会诞下龙子，取代太子？”

“那我们太子怎么办……他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一瞬间，我有一种去砸碎那镜子的冲动。我想象着自己挥剑砸镜，怒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把那胡说八道的镜子砍个粉碎！”

太子看了眼四周，一脸着急地阻止了我的豪言壮语。不久后，太子就被礼仪倌拉走了。

虽然答应他在书房中等他回来，但我心中有一个大胆的念头，这个念头催生了无数的勇气。要不然总说年少轻狂呢。

十五岁的我，想守护自己的朋友，做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。

于是我来到天离山国师府前，国师府正我所料，因为立后大典的缘故防卫松懈了许多。来到神镜前，我拔出腰间佩剑“无伤”。那是祖父送我的，乃千年玄铁所制，无坚不摧削铁如泥。时不我待，我挥剑劈下，剑刃与镜面迸发出无数火花。

一股巨大的力量自剑尖传来，我被它震得连退好几步，虎口更是被震得发麻。“无伤”

发出嗡嗡的剑鸣，似乎也是心有不甘。

“老子不信这个邪！”我喊着再次向那镜子发起攻击。巨大的金石轰鸣声后，“无伤”竟断为数截，而我仿佛被人揍了一拳，五脏六腑传来钝痛，一口鲜血喷在那该死的镜子上。

桃林里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国师府护卫的注意，我飞一般地逃离了此处。

次日，我派人去打探国师府的动静，却发现国师府一如往常。盛铭竟然没有发现有外人闯入？又或者他发现了却秘而不宣？我懒得去想，只知道这次大胆的行动算是彻底失败了。

大概是因为行动如此失败，实在有些丢人的缘故，我没有跟太子提起。但此后我因无伤剑断，有了收藏各种剑的习惯。

立后大典的十五日后，太子正式前往天离山求学，我作为伴读一同前往。原本我要与太子一同听学，但我在讲学堂前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姑娘。她额间有一颗红痣，看得我莫名心慌。

我直觉到了危险，便把她拦在门外。她是一个很奇怪的姑娘，总说一些古怪而好笑的事情，不行我不能笑，我要严肃。

但我不能一直拦着她，因为她是国师女儿盛魏芸的贴身侍女。她叫秦沐霭(ǎi)。

盛魏芸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据说她的身世与太子相似，都是生母不详。她被相府贺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：盛家主母贺氏是贺家大小姐，就是因为知晓了她的存在给气死的。

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，我能察觉到太子对盛魏芸有些不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之间愈发熟络。我与秦沐霭也……不，我不断告诉自己，要对秦沐霭保持距离。因为她总能令我心慌，像是有一只胖松鼠在心里上蹿下跳。

### 【端帝六年】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临近天离祭之时，我们已与其他天离宫弟子无异。这段时日盛铭不知为何十分忙碌，授课一事便交由大师兄顾鸿风代为行之。顾鸿风之所以是大师兄，并非他的年纪或入门时间，而是因为他是神镜钦定的下任国师。不同于盛铭的随意与从容，顾鸿风则显得清高许多。不过小芸却说大师兄虽则缥缈出尘，却十分看重师兄弟之谊，

六月十五，天离祭到来，神镜显世。我看着面前的它，想起一年前的自己甚至还举剑想劈砍它。每个弟子都要跪拜许愿，我想就许一个让它忘记一年前的事情吧。

### 【端帝七年至八年】



在天离宫求学的日子，远离京城烦扰，是我此生难得闲适自在的时光。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端帝七年边疆动乱，父亲领旨率三万大军开赴边疆。原本是必胜之仗却传来大军溃败，父亲以身殉国的消息！陛下震怒，一时间家中人心惶惶，唯恐陛下降罪。如今之计，惟有茅家再出一位将军孤身前去，哪怕战死沙场也不能丢了大将军府的累世威名！

是夜，嫂嫂们找到我向我哭诉，她们如何不易。于是，我请太子向陛下递交了我的请战书，陛下允了。

祖父知道阻止不了我，劝我尽力而为，安全带回父亲的佩剑即可。那佩剑是父亲出征前端帝所赐，乃我朝太祖的佩剑。此前陛下下了一道密旨，父亲此仗若赢则封侯，若输便要持此剑自刎谢罪！

我满怀悲愤赶赴边疆，或许是父亲在天有灵，又或许真的是“先祖”庇佑，我在无数个生死关头转危为安，更是用那把佩剑取下了敌军首领的头颅。

我和弟兄们终于在第二年年末平定了动乱，于除夕前风尘仆仆地赶回了都城。

#### 【端帝九年】

我成为了黎国最年轻的将军。陛下毫不吝惜他对我的欣赏，不仅封我为少将军，更是赐下无数珍宝。我欲将太祖佩剑归还，陛下却让国师开光后归还于我，令我代父持剑，来日替父成为黎国的护国之柱。这是茅家满门的荣光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

此后的日子，我除了上山伴读，其余的休息时间不是忙于和各层武将打关系，就是被迫参加各类打着家宴名号的筵席任由那些小姐们相看，实在是令人厌烦。

于是在天离祭之后，我便搬去了西郊军营中练兵。

#### 【端帝十年】

这一年我一直在西郊练兵，秦沐霭偶尔会偷偷来看望我。还有那只胖松鼠也常伴我身，它在天离山时就与我颇为亲近，通常都是我到哪它就跟到哪。甚至在战场上也瞥见过它的影子，也不知是幻觉还是它其实通灵。

弟兄们都说军人身上戾气重，一般的动物并不愿近身。他们笑话我说也不知我是有何能力，竟颇受小动物欢迎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天离山的那些年，常有小动物来亲近我们。

不过我记得端帝九年的天离祭后，胖松鼠不见了半年之久，许是我搬来了西郊它有些赌

气罢？

至于为何胖松鼠愿意亲近我，或许这是得益于那些在天离山上的日子吧。那已成为我的桃源，慰藉我的无数个寂静黑夜。

日子便在一天天的练兵中过去了。

战乱却比我预想中来得更早一些。

### 【端帝十一年至十二年】

这一年的天离祭刚过，我就收到了边疆再次动乱的消息。我无比庆幸自己借故勤勉练兵，这次，我无比自信能带着兄弟们，一举平定战乱！

然而陛下却听了那镜子的指示，执意拖着病体御驾亲征！更可笑的是，就因是神镜所言，除了我与太子朝中上下竟无一人提出异议。因陛下亲征，我们打得甚为保守，战况一时间胶着不下。军心有些浮动，而我只能等待转机的到来。

但我不曾想，这转机，竟是以如此惊天的形式出现。

端帝十二年深秋，帝薨边境小城，年三十又八。

此事一出，上至将领下至兵卒无一不心生愤慨，群情激昂之下，我们势如破竹扫平了战乱。

在我扶灵回京的路上，得知太子身世为人诟病，众多大臣支持皇后自宗嗣中过继一位继承大统。我怒不可遏，却无法快马加鞭自行回去。作为曾经的太子伴读，我绝不能再出差错，让人抓住把柄。

好在我们原先的老师联络了他的许多学生，站在太子身后，力证从古至今就没有太子尚在，且德行高洁又无大过的情况下，要由他人继位的。我以为这种流言翻不起什么大浪，可谁知……

十二月初七我们终于赶回都城。停灵七日后，先帝梓棺将出殡入皇陵。届时需由国师先主持祭祀大典，为先帝沟通天地，打开天地通路，先帝梓棺方可上路。

时间来到十二月十五。

在离寅时还有段时间时，太子程毓离开了灵堂。照例我陪同太子前往迎熙殿寻找国师。迎熙殿是他的临时居所，因其负责处理天子的身后事，那里也是离皇家祭坛——九天坛最近的宫宇。

寒暄过后，太子竟冒昧地向国师提出想让我迎娶盛魏芸。太子此举实在奇怪，而国师素

来疼爱女儿，自然勃然大怒，斥责太子先皇尚未入土就随意谈论婚嫁之事，实在有违孝道。就在气氛逐渐紧张之际，大师兄顾鸿风前来汇报大典的具体流程。数年前，他便开始协助国师处理各类重要事务，此次祭祀大典，他也将从旁协助。

在离祭祀大典半个时辰之际，皇后贺绮阳来到迎熙殿。她前来核对祭祀大典之后送先帝梓棺前往皇陵的流程与细节，依旧由大师兄详细禀报。

任务：

1. 查明父亲茅英当年为何会战败。
2. 查明端帝执意要上战场的真正原因。

**【未经组织者允许，请勿翻开下一页】**



## 第二幕

寅时四刻，钟声响起皇后告辞离去，我也随着太子离开迎熙殿。

太子前往泰辰宫（太子寝宫）更衣，而我在门口等他。百无聊赖之际，我拔了些草编松鼠玩。那是此前秦沐霭在我练剑受伤时，用来哄我的……我一个大男人，哪里需要她哄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太子终于走出了殿门。我忙不迭地将松鼠藏入袖中，毕竟我平日里最看不上这种姑娘玩的东西。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心情取笑我，而是将一只贴着符咒的木偶交给我，说若祭祀仪式时发生变故，便启用此符。随后，再将那木偶送去城北十里铺的一家杂货铺。七七四十九日后，会有人将一枚丹药送至我手上。届时无论如何要让小芸服下这枚丹药。

变故？我惊疑不定地看向他，他今日实在奇怪。太子并不打算对我解释什么，只是一脸郑重地嘱托我，此为他一生之愿，希望我能应下。

我点头应下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只能整理衣服与他一道赶往九天坛。

半途中，我们遇到了皇后的凤撵。待我们一行来到九天坛道场，参与祭祀大典的一干朝中大臣早已按照品阶站列齐整。

{卯时}

宫中卯时的钟声响起，祭祀大典准时举行。

国师头戴面具身穿华丽祭袍，顾鸿风跟在他身后。他们开始登坛，吟唱声忽高忽低，传入耳中：

“曰：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
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

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

冯翼惟象，何以识之？

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

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
……

”

他每唱一句便踏一步阶梯，在吟唱声中一步步踏上高耸的祭台。顾鸿风跟在他的身后，手持一方香炉。按照奠仪，国师每唱三句，在场众人便要伏地叩首。这是拜天地，拜鬼神。

随着第一道曙光照耀在祭台上，国师也终于登上祭坛，转身面向坛下众人。  
我伏地跪拜，却在下一刻听到了破风之声，习武之人的警觉令我迅速找到了声音的来源——太子抬起的手。

我看向他手所指方向，却看到一片明晃晃的亮光。曙光过于刺眼，我偏过头去，听到祭台上传来顾鸿风的惊呼。

片刻后，我听到日后每个噩梦都会浮现的声音：“我、我看到了！是、是太子！太子杀了国师！”后排的一个官员满脸惊恐地指着太子。

随后又有数位官员纷纷附和，说他们也看到了。

大典终止，议论声此起彼伏，完全不复他们往日庄重高贵的模样。余光中，我瞥见禁军正朝我们走来。我揭开木偶的符后欲前去护住太子，还未动身就感觉后颈传来剧痛，随即便再无知觉。

**【余生】**余生漫漫，我如同旁观者一般，看着自己走向那不可避免的结局……

翌日，你在茅氏祖祠醒来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，你不被允许踏出祠堂半步。

祖父在门外带来了一个还算好的消息：虽太子认下了罪名，但元太子傅带领大儒们要求太后详查。故而如今，大理寺已介入调查。贺家势力再大，也无法干扰以铁面出名的大理寺卿办案。

一出祖祠，你就收到太子亲信交给你一封信，从字迹到语气再到落款，皆是太子亲笔无疑。信中他只说了两件事，一则不要去找他，他不会见你；二则托你照顾盛铭独女盛魏芸，以及别忘了此前的约定。

然而不等你去天离山，坏消息传来：大理寺下了定论，太子程毓就是杀死国师盛铭的真凶。

太子被废，新帝将由宗嗣过继一位在太后膝下。贺氏，终于成为了黎国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。盛魏芸来求你带她入宫见太后，你知道她是为了太子便答应了。这期间发生了何事你不清楚，你只知当晚盛魏芸留宿宫中。

翌日，盛魏芸在朝堂痛陈天离山国师府十大罪：其一神镜其实是普通镜子，所谓谕言乃天离山先祖的天大谎言；其二多年前京郊顾家村那起灭村惨案乃盛铭一手策划……林林总总，震惊朝野。



一时间，与天离山相关的都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你派人去接秦沐霭，却被告知她自盛铭被害那日起，便不见了踪迹。

不久后，听说继任国师顾鸿风解散了天离宫弟子，自请去西凉山归隐。而那面镜子，过了元月十五，也未曾隐去身形，竟真的像是一面普通镜子。

神镜、天离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太子被软禁在京郊一处小院中，听说盛魏芸搬到了离院子不远的一处小屋居住。小院护军首领曾是你军中的弟兄，受你之托对盛魏芸多有照拂。

太子虽然被软禁在此，但贺氏并没有阻止他人到访，可太子仍然不愿见你，只是托人告诉你别忘记丹药。四十九日后，你果真收到一枚药丸，按照太子所嘱悄悄下在盛魏芸的茶水中，并看着她服下。

而秦沐霭，你派了许多人持续不断地找却始终没有她消息。家中长辈说你成熟稳重许多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那是因为能让你冲动的人都已不在你身边。

虽不喜贺氏，但也需承认她颇有治世之才。黎国在她的治理下，国富民安国力日强。六年后，太后任命你为扬威大将军，令你开赴边疆报先帝血仇。为了令你心安，她甚至应允如你得胜归来，便放程毓自由，任他归隐。

时隔多年，你再次挂帅，回到熟悉的战场。说来奇怪，此行你明明胜券在握，却忍不住地心慌。似乎有什么，正要发生。

这一仗，打了足足一年。期间不是没有性命之忧，却一如既往地如同神明附体一般转危为安。

那一日，你在梦中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傻小子……保重。”有什么液体滴落在你脸庞。

第二日，你发觉脸上竟有一道浅浅的，已经干涸的血迹。不知为何你眼睛一酸，忍不住放声哭泣。

第三日你顺利攻入敌国皇宫，皇帝俯首称臣，递上了降书。

但你期许的与程毓自由纵马的生活，并没有如期而至。他病死在你胜利消息传回京城的那一天。同一天，盛魏芸在他身旁殉情而亡。

待你归京，迎接你的只有两块相依相偎的墓碑。故人皆已离去，你该何去何从？

没想到，这个答案是贺氏给你的。她说江山未定，百姓的安宁，国家的繁盛，都需要你的守护。这锦绣江山，是你的荣耀也是你的责任，更是你的命中注定。

惠帝二十三年春，太后歿，谥号孝明圣太后。孝明太后文治武功开黎国盛世，得享太庙



供奉。

连贺氏都走了，而你仍然坚守在边疆。

那一日，是你临终之际，突然听得有声音响起。你说不上来那声音来自何处，仿佛是脑中的回响，又或者是你的幻觉？

你只记得，那声音问你：“你可知自己为何会走向这样的命运？”

你没有回话，那声音长长地叹息之后，你便被一片黑暗所侵蚀……

惠帝四十五年冬，扬威大将军坠马，三日后不治身亡。其年少成名，青年括国土，中年守边疆，成就一代名将……

### 【虚空】

你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虚空，虚空中的另外五人也都是旧相识了。他们依旧保持着年轻的模样，这莫非便是阴曹地府？

你感到身体传来酥酥麻麻的感觉，随后便听得一道声音自半空中传来：“欢迎来到吾之所在。”这声音难辨雄雌，仿佛来自天外一般。

谁？这是谁的所在？说话的莫非是什么阎罗？你们六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间没人说话。

“不知道此地也没甚关系，我想你们一定认识这些地方。”那道声音仿佛能看透你们的内心，ta的话音刚落，你们周遭倏地一变，竟回到了一个熟悉的房中——迎熙殿盛铭房内！

还未等你们有何反应，那环境又一变，变成了泰辰宫，随后几经变化皆是你们生前生活的场所。

“去日如朝露，人生似黄粱呐。”随着那声音的轻叹，这些场景一一如泡沫消散，四周恢复了虚无的状态。

“你意欲为何？”贺绮阳皱眉问道。

“不为何，只是想知道几个问题的答案。”

“你们若是能解了我这三个疑惑，便可离去。”不待你们有何反应，那声音便紧接着说道：

“其一、太子为何要杀死国师？”

“其二、国师死于何时？死于何物？”

“其三、是谁导致了国师之死？”

“当然，此生漫漫，诸多事诸多物你们想必已然记不得了。我会将那些你们遗忘的细节，一一回溯，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答案。”

“就从……端帝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吧……”

言毕，你们发现自己回到了端帝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，盛铭房中。你们看见与你们一模一样的六人像是人偶一般定格在那里，当然还有盛铭。

回到彼时彼刻，查明真相，就是现在！

我的任务：

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。